

汪渔

我对印的最初印象，是小时闲翻大人的杂物箱柜，翻出一些“地契”“抱约”之类，其中一枚印章，上刻“韩公亮”三字。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对应此名之人，猜想应是某朝某代的了。长大之后，我对石头有了些许认识，突然想到那枚印章材质，外色黄红，石皮油润，半呈通透，手感细腻，莫非就是以“克”论价的田黄石？回头要去印证，然而时过境迁，印章不知所踪了。

工作之后，我多次采访一名成功的乡企名人。见他每次洽谈合同，均是腰间别着一坨物什。合同谈妥，双方画押，他便解下腰间那物，一坨大，一坨小，一坨圆，一坨方，分别蘸了印泥，往合同上摁下——两坨原来是企业公章和个人名章。私下问他秘书，为何不学对方潇洒签名，却道“我们林总从小不会写字”。

及至北京奥运会公布会徽，主体图形是中国传统印章，声明以金石印章为形象，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的真诚敬重。此时此刻，肃然起敬：中国“印”，岂止一枚方寸之物，它是中国印记、中国符号。

机缘巧合，要去西泮印社。其情切切，其心殷殷，滔滔汨汨，无以复加。

西泮印社所在地名，大致体现了西泮印社气质。

此地名为孤山。“孤”乃孤高之孤。自光绪三十年创立至今，西泮印社从事着一门孤高的学问：金石之学。此社素以继承民间传统的同人结社标榜，民间发起，民间创立，传统文人结社，传统文人风格。

其中社员，多为骨灰级金石“顽主”，所做之事，匪夷所思。诸如，印社同仁为赋一块石碑，竟然筹集大洋11270元，以其中8000大洋赋碑，以余款在印社内筑成石室，收藏此碑。又如，社员李叔同，成为“弘一”前夕，托人在西泮印社墙壁上凿洞，将珍藏多年的90余枚印章藏了进去，之后头都不回，做了和尚。再如，社员傅抱石，得意之作往往成于酒后，闲章名号“往往醉后”，当年与关山月合作人民大会堂那幅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竟然专门写信要酒。

“面有有情，环水抱山山抱水；心相印，因人传地地传人。”西泮印社走过百年有余，昔日的纯民间学术团体，而今已是国际性学术机构，社员遍布中国及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法国、捷克、加拿大。

作为“天下第一名社”，它不仅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，还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久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广的艺术团体，在国际印学界享有崇高地位。

既然社员十分了得，社长岂非凡人？西泮印社社长前后总共7位：吴昌硕、马衡、张宗祥、沙孟海、赵朴初、启功、饶宗颐。首任吴昌硕乃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“文人画最后的高峰”，二任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，7任饶宗颐与钱锺书、季羡林齐名……

7位之外，执行社长，仅有一名，名叫刘江。我们一行，正是奔他而来。

甫一进门，便见一位老者，1.7米左右个头，白色短袖衬衫，黑色长裤，仙风道骨，形容清瘦，面色红润不见皱纹，点点灰发点缀于满头银发之中，一双睿智的眼睛隐藏在金丝眼镜后面，发出柔和坚韧的亮光。

以貌识人，心中暗赞：好一位名老中医！迟疑之间，“名老中医”一一握手，自我介绍：刘江。

刘江先生，1926年7月生，重庆人。一口地道的重庆口音，带领我们穿越如烟光阴。

先生的传奇，从出生地万州孙家镇出发。1945年中等师范毕业，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，学国画、学油画，跟随校长潘天寿学书法、学篆

刻。此后参军入伍，抗美援朝。1957年复学，1961年毕业于，留校任教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现为西泮印社执行社长、中国印学博物馆馆长。

先生的书法、篆刻独树一帜。刻师诸乐三、法吴昌硕，追探古玺印之神韵，尝试以卜文、汉金文入印，入古出新，广采博纳，甲骨、钟鼎、汉篆、玉箸、清篆无不精研细琢，别开新貌。多年实践与心得，凝结成数十部学术专著：《篆刻艺术史》《篆刻技法》《诸乐三评传》《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》《中国书法全集·吴昌硕卷》《论甲骨文百印集》《略论唐宋元官私印》《论气》……蒋孔阳赞叹其《篆刻美学》：“篆刻美学迄今尚空白，尊尊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，仅此一点，厥功不泯。”

1997年，先生倡议，赵朴初出面争取，建成中国印学博物馆。这是我国第一座集文献收藏、文物展示、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印学专业博物馆。

“留得西泮干净土，家风梦篆有斯人。”先生主张，为艺术立言是艺术家的本职，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也是思想家。重视传统、敬重前辈、厚待同仁，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一齐闪耀。中国书协授予他“二十世纪德艺双馨艺术家”，中国文联授予他“造型艺术成就”奖，获评“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”。

先生一贯坚持“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让艺术回归人民”。

他这样说，也这样做。80岁时，他将包括40件篆刻在内的100件作品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；81岁时，把精心创作的60件篆刻珍品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、100方篆刻精品捐赠给西泮印社。

先生的乡愁，从杭州出发，不断返回万州。

他先后为万州一中、分水中学、孙家小学等捐款数十万元。向三峡移民纪念馆捐赠书法作品80件、篆刻作品20件。长江之滨，平湖之岸，有他手书的“和平广场”。

由是感佩，西泮印社100余年不衰，凭借的不仅仅是书法金石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屹立。

《盗墓笔记》里说，西泮印社旁边是古董店“吴山居”。

现实的情况是，西泮印社隔壁是“楼外楼”。楼外楼、山外山、天外天，都是餐馆的名字。酒是黄酒，菜是楼外楼的必点菜。东坡肉、西湖醋鱼、西湖糖藕、杭州小笼包。

“相闻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。”席间话题，全是乡风乡情。先生说话，声音不大不小，节奏不疾不徐。在场后生，敬酒奉菜，他均点头致意，之后浅尝辄止。言出乎心，不加修饰，举手投足，俱是斯文。当他向我举杯示意的时候，我突然好奇他的手。那一刻，脑海里闪现了课文里的情节：陈秉正的手成了铁耙，什么荆棘蒺藜都刺不破它。手掌是四方形的，粗而短的指头都伸不直，硬邦邦的真像个树枝做成的小耙子。

明亮的灯光之下，我细细端详了先生的手。这双手并不粗糙，更不像铁耙，然而左手右手，各有手指显出老茧，一根手指的指甲缝里，还有雕刻时留下的粉尘印迹。

这双手一旦摊开，掌纹里都是时间的样貌，山河的微笑。这双手一旦围绕金石聚拢，立刻变得迅猛、浑厚、老辣，刀刀沉着，笔笔浑厚，章章奇绝。这是一双领衔中国印坛的手，高擎着甲骨文、叠篆印的旗帜，远绍秦汉，誉满海外。

饭毕，先生意犹未尽，雅致正浓，提议现场挥毫。我们一行的领队达理，家里珍藏有启功手书的“宁静致远”，于是先生为他题写“澹泊明志”。众人立即意会，启功先生是西泮印社第六任社长，刘江先生是现任执行社长，今日澹泊明志得以配对宁静致远，珠联璧合，佳偶天成。

其时，我正想结集文字，拟名《渔眼向洋》。先生吩咐在场弟子李子侯，为我书写了“渔眼向洋”。出得楼外楼时，月明星稀。西湖之岸，微风习习，仿佛源自春秋的风雅，正携着唐诗宋词，携一段明清流韵，轻拂而来。

西湖湖面，有舟夜航。一船明月一帆风。

【文艺随笔】

含笑地生活与尽力地创造

——黄永玉诗文印象

□泥文

“人只要笑，就没有输。”不管在哪个时代，这句话都是一剂良药。相信对已故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有所知晓的人，就明白他在“笑”的过程中，给我们留下了什么。

想想黄永玉的笑，那是处变不惊的“笑”，是泰山压于顶、雪山崩于前不为所动的“笑”。当然，这是他活出来的道理，也是他智慧的思想所能抵达的地方。

他12岁离开家乡开始流浪，是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他有过“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”、与“一船舱尸体同行”、险些被抓“壮丁”的经历。然而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些什么呢？

他给我们留下的是14岁发表作品、28岁成为央美最年轻副教授、50岁考驾照、56岁画《猴票》、80岁上时尚杂志封面、93岁玩漂移的传奇经历。

他在2009年写了一首叫《笑》的诗：“你笑着说累，笑着说哭，笑着说跋涉，笑着说回忆，/有时，你仰天大笑，挖个洞，/把笑埋进

□徐述

西阳车田乡清明村的山居岁月使我深信，每一天的第一缕晨光都拥有生命。

我在一间土家族的传统民居醒来，穿斗木，青瓦藤萝，写满了时间。半开的窗牖，地板上投映出龟背锦窗棂的花纹。花纹随着风儿摇曳，风儿随着光影嬉戏。

一只早起的蜜蜂彻底拉开了我的一天，它先从梁上至下巡视了一圈我的领地，再在几案上敞开的《江村经济》里稍作休息。那是一本费孝通在80年前写成的书，它明显没有什么兴趣，于是又振作勇气，扑向了不远处花瓶。接着，它示威一样冲向了我的耳朵，折腾了两圈，最后扬长而去。

“吃饭了！”隔壁的厨娘也决定不再忍耐，连喊了几嗓，我赶紧整理衣物，洗漱听命。

土家人的厨房往往设有火塘，大约八九十厘米见方，由四块青石凹嵌在地板里砌成。火塘中央架有一个生铁铸就的三脚架，旁边放着一把用来夹取木材生火做饭的火钳。土家人或用鼎罐，或用炒锅在这里完成一日三餐。

燃烧的小松木释放出跳跃的炊烟，却并不刺鼻。也许对外出的土家儿女来说，这件伴随着土家儿女的一年四季，听惯了他们的故事，共享着同样的欢笑与泪水、冷暖与温饱，最终袅袅上升。

桌上的早餐是一碗面条和一碗油茶汤。从字面意思上讲，大家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完美的搭配，可仔细一品，你就会发现山里对待食物的务实和别出心裁。

清明村的土地里有一种产量不大，却

【地理重庆】

初登广福山

□阳德鸿

蛰居南岸20年，竟不知茶园那边有座广福山。自然也就不知道山上的广福寺了。当我从旁人人口中得知，它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，且山上颇多遗存和传说时，隐隐然有了向往。

广福山位于南岸区长生镇茶园片区，从南坪驱车穿过真武山隧道，上山也就二十分钟。

此山海拔600多米，不以高取胜。但在都市一隅，陡然升起，无论如何是一大景观：仿佛盘古开天地，竖在地上一个铁锤，抑或诗神立在纸上的惊异号。

我们首先造访的，是位于广福山北部的广福寺旧址。说是旧址，却旧得没了一墙半柱。只是人为地搭起一棚，置放了如来佛像及左右护法，皆金碧辉煌，神情毕现。

看资料才得知，广福寺初建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，历经宋、元、明三期建成。方丈室、上殿、中殿、下殿、戏楼、大山门、小石门等，一应俱全。大山门两侧刻有对联“雪飘山寺广福聚，风吹石径彩云浮”，上额刻有“云浮山”字样。据说，明万历年间铸造的一座大铜钟，高悬中下殿间，每撞一次，就震天撼地一次。那金声玉振，足以穿透方圆十里。

只可惜，张献忠得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城，崇祯帝自缢于地安门外，便由万州发兵而上，与明廷巡抚陈奇大战不休。战火

土里，到春天，种子发芽，/长成一棵大树，像座高高的钟楼，/风来了，满树都响着/哈！哈！哈！哈！

这是不是回应了他“人只要笑，就不会输”这句话呢？也足见他乐观、积极面对一切的态度。就是这种“笑”，消解了他所经历的许多残酷的现实，而后成就了他的才华。

“好玩的老头”是对黄永玉生活状态的一种界定，在他的诗里，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句子。如《春》里的句子：“春天来了，/大树小树开始发芽/幸好它们不笑，/要不然/白天晚上吵死了。”如《老夫妇》里的句子：“老头坐在破旧的儿童车上，/像保姆推着婴儿，/老太婆推着老头。”

他的诗都是他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。而他平时的一些话语也充分体现了“好玩的老头”的秉性，如“死后，往火葬场，即别过。”“你想我嘛，看看天、看看云嘛。”“生前我玩得很开心，死后，大家玩一会我好啦。”在他的画作里，让人忍俊不禁的题句比比

皆是，其与画作本身相互辉映的同时也透露着哲思的光芒。

如今，面对一些事，不少人以“躺平”的态度处之，这多少有些怠慢生活、怠慢自己之嫌。爱笑的黄永玉，却一直没有“躺平”，这从他的文字中可见一斑。

他在一次展览的手书前言《入木八十年》中，回顾自己艺术生涯时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一辈子本事不大，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，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，不敢懒惰……”

他还曾说：“每一个人，作为一个老百姓干活都是这样，要尽全力，尽我百分之百的力量，我干不好没有办法，出尽了力气不一定好，但是很诚恳地出尽了力气。”

他留过五次级，初中只读到二年级。不管是画画、写作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、作家和诗人，反倒成就了他的艺术作品不受拘束、童真、坦然、赤诚。

在“含笑”面对世俗的同时，他也在“尽力”地创造出人生的价值。

的是油茶果，更深一点绿色的是成片的食用吊瓜。男人们吵吵闹闹和女人们爽朗的笑声隐隐传来。

我决定跟随蝴蝶的步伐出去走一走。平日里，我喜欢避开硬化的公路和烈日，专挑崎岖的小路去拜访每一个木屋里的乡亲。

池塘在发着呆，青蛙们咕咕呱呱，忙着谈情说爱。树林发着呆，斑鸠似乎急着性子穿上了短裤，在魔法变幻的树枝上跳来跳去。

小路牵引着我，云层突变，和太阳的约会变成了一场挽着雨水的同行。我停下了脚步，让雨水浸泡我的脚趾，让身体随着青草一起呼吸。

当然，这不是情调。这里的村民们其实比我想象中更有情调，他们可以在很多不经意的细小事物中找到各自的乐趣。比如：与三两个朋友静坐闲聊，细品茶香，顿时风过过榻榻、露卧蔷薇的满足；又或是盛夏七月、月色苍凉之时，烈酒下肚，纵身酣睡于十里后河之上。

不知何时，我在山里学会了村民们的超然物外。入夜时分，点一支青香，一边研磨着散着淡香的石墨，一边默念着笔下的诗歌；午憩醒来，品着淡茶的芳香，看窗外雨点如线，撩人心扉……

雨停了，前面的山与田如同铺开的锡箔纸，开始反着天空的光。绚丽的蝴蝶又回来给我带路，此时，我的脚步变得轻快无比。

（作者系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车田乡清明村第一书记）

入的老城门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如此荒僻的山上，竟遗有一扇老城门。高2米，宽1.5米，厚重坚实，斑驳苍古。青苔覆在石头上，让经年的荒凉，又透着一丝生气。我们低首步入城门，略有穿越之感。

据说，明清年间，山民们为了躲避战乱和匪患，相约在此筑城而居。广福寨很可能是为了抵御张献忠残部而建。但又有一种说法，广福寨建于宋末年间，那大概就是元兵袭来前的重要工事了。两种说法，竟相差数百年。

史料记载，由于广福山山顶平坦，四周险峻，自古就建有大小山寨。同治元年，太平天国石达开率部下到永兴、忠兴等地时，已有此广福寨。当时为划分地界，防止入侵，设置城门约48座，至今完好的城门，仅此一座。

其实，广福山以前叫云浮山。或许，名自孔圣人的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抑或王安石石的“莫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颇有意蕴。偏偏它经受了太多的血泪，只能被好心人改名广福山了。历遭兵燹，广种福田，怎么说，也是一种良好祈愿。

善良的人们，还为广福山平添了新的传说。比如那险要的鹞鹰嘴，能在饥饿的年间漏出米来。有老实的村民被人蛊惑，起了贪心，偏要凿宽鹰嘴，想要日进斗升。可惜遭到神灵报复，从此颗粒不漏。

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，却有着跌宕起伏的种种传说。看来真是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

当一众小车沿着四好公路，于葱茏绿海中逶迤而下时，我自顾沉浸在这些传说中，像随千年时光顺流而下的老旧之人。



西彭游记(中国画)

彭石

投稿邮箱:kjwtx@163.com